

求恕齋
叢書

校經室文集

求恕齋
叢書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南林劉氏
求恕齋
PDG

校經室文集序

荃孫昔年供職京師曾於意園座中晤滎城孫佩南先生詢知爲丁卯同年見其持躬端謹出言爾雅頗愛其人城區內外未能常晤戊子己丑荃孫在江南傳聞有合肥孫大令者治獄精警不避權貴亢直聲聞天下問其人則佩南先生也時先生早以修墓回籍矣不特愛之而且敬之迨辛卯東撫張勤果公延荃孫主講沛南溧源時先生主講尙志始得朝夕相聚握手談藝并爲籌畫旅況無微不至則知先生以文人兼循吏而勤撰著重友朋固性情中人也尙志堂在城外宋李易安故

宅前有柳絮泉後有金綫泉清流活活曲折成之字水
際細草蒙茸方數十武高阜造悠然亭可望千佛山荃
孫最愛之月夜嘗過先生煮茗清談素稔先生師武昌
張廉卿治桐城古文荃孫亦尊桐城爲 國朝正宗先
生曰世之誚桐城以爲空腔此學聲調之弊祇須運事
實於文字之中可免此誚今集內大臣名人傳志實能
身踐此言又議同修通志先生主章魯派荃孫主洪孫
派先生曰汝師法鄉人耳荃孫荅曰志以事實爲主以
文行之略避記帳之誚如實齋之志首增徵實一門仍
不離乎事實通甫則前志源流古跡藝文一概掃除文

字雖高于武功朝邑已蹈劉知幾改史爲文之譏矣先生亦首肯今集中與友人書必載來書亦此意也文集未經手定然友人能得先生之意絕無空腔文字在丙此桐城派之高者稿由劉君翰怡刊行授簡荃孫命爲之序荃孫讀終卷聲容笑貌宛如當日今年三月到沛南曾訪金泉舊舍泉聲如故柳影依然空存仰止之思無復絃歌之雅愴然久之因序舊迹以冠斯編先生之文自有不朽者在不藉鄙人之言矣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江陰繆荃孫序於海上寓居之聯珠樓

校經室文集序

甲申三月始交佩南於譚復堂懷寧廨中時佩南知宿松其先德補堂先生爲先大夫癸卯同歲生兩家子弟以世次相得也復堂在俗吏中負雅材嘗傾東諸侯佩南與之韻頗然復堂善滑稽如漢東方曼倩者流而佩南巖峻有不可犯之色獨親子旣子供職輦下佩南數以事北征客伯熙祭酒盛昱許黃縣王松谿同年守訓亦依祭酒祭酒雖高帝子孫而積與執政者迕謝病不視事閒爲文酒之會子與祭酒論議風發譏呵侯卿不豪髮假而佩南清言娓娓必衷於理道松谿不爲崖岸

斬絕之行亦不翕翕熱蓋數人者亦相得也未幾佩南知合肥巨室某嗾其僕叢擊一人死之佩南持獄急爲某地者書沓至佩南不爲動會陳六舟丈彝撫安徽不直巨室而左佩南獄幾幾得白矣巨室卒以他事中佩南佩南投劾去丈亦不安其位此光緒己丑事也海內稍有識者莫不以佩南能守其職不畏強禦爭高佩南佩南無纖芥不自得者歸主開封大梁書院晚復主濟南尙志堂以尙氣節敦名檢爲教出其門者皆經明行修不邇雕俗歸然爲山左大師世以比其鄉孫明復石守道云其後予撫安徽朝廷有特科之徵子將以佩南

應佩南堅臥不起然巨室以是益懟予謂其與己異趣也戊申予亦去位予江表一腐儒耳而得與六舟丈及佩南牽率以去亦云幸矣佩南嗜古文辭宗派出桐城然曲而有直體能窮其學力之所至不局於方姚論事侃侃有深識洞於利病得失之故使其見用必足濟國家一日之急而位不過一命又連蹇不偶致其中之所蘊百不一摠而僅僅以文見也佩南沒無後其遺稿歸吳興劉君翰怡翰怡壽之木以予習於佩南屬爲之序乃舉三十年游處之迹系於簡端以復翰怡嗚呼予與佩南游處時天下事流失敗壞始見萌芽藉令親貴皆

如伯熙節鎮皆如六舟丈百執事皆如佩南與松谿復
堂未必無萬一之挽救惜乎適得其反而國不國矣今
佩南若六舟丈伯熙松谿復堂並久爲陳人予以纍然
一老斲死不得寒河冰雪萬象淒寂手佩南三寸之稿
根觸舊游如夢如幻佩南有知其歛歔感喟又將何如
邪翰怡與佩南不相識而景仰前烈傳其遺著以不朽
佩南其風義又可望之今之靡靡者哉丙辰日南至金
壇馮煦時年七十有四

校經室文集序

自明以來治古文者王李詆其僞鍾譚誚其纖侯魏薄其野而以純正推鈍翁又微嫌其弱至望谿氏出根柢經術研究事理由韓上窺秦漢而結體近王曾海內莫不以爲正宗又繼以劉姚二公人共尊之曰桐城派然學之者有二弊焉一則曰空專工搏垞略去事實讀之則聲調鏗鏘而其人之本末是非無所考證一則曰襲修詞琢句不落恆蹊而氣不足以貫之閒亦落前人窠臼除此兩弊是謂眞文榮城孫佩南先生以名進士由部曹改知縣鞫疑獄不徇人情亢直聲徧天下卒不安

其位而歸主講席屢登薦牘終隱不出遺文六卷年丈
毛稚雲觀察黃石蓀太守爲整理囑余刊行余夙重其
爲人又讀其文樸實而有理致於功業文學忠貞節義
之入之事尤能發揮鎔鑄力追先正典型不蹈空襲二
弊則桐城之後勁也再讀先生與當道書議論時事高
而不迂簡而能要夙抱濟世安民之略小試輒阻而乃
以文人終則先生之不幸亦斯世之不幸也夫削簡已
竟爰書其首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吳興劉承幹

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堯典說

皋陶謨說

禹貢說

君奭說

顧命說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孟志編略序

孟子年表序

孟子事實序

孟志祀典序

孟志從祀賢儒傳序

孟志歷代注解傳述序

新刻春秋會義序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讀禮摘要序

尙書小札序

新校周易本義跋

古文尙書跋

孝經鄭注附音跋

孝經章句跋

言子文學錄跋

書史記校後

伏生墓攷

午窗隨筆序

澤雅堂文集序

餐殿樓遺集序

路訪巖觀察文集序

天根文鈔序

無爲齋遺集序

新修南陽縣志序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青桐軒詩集序

今雨樓詩集後序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枕雲詩草序

濰上詩集序

陳先生文集後序

毛尙書奏議後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堯典說

或問曰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妘訾氏女生
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
帝堯傳又曰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
之乃受帝禪二說孰是曰以事理推之其皆非也萬章
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堯旣不能以天下與舜乃獨能私受摯之天下乎且

摯之不善亦未見於他經而一以爲既崩而堯立一以爲中微而禪堯則其說均爲無徵使摯之立爲繼父而堯承之則禹之傳子亦不得爲勑見而人言何以有德衰之疑嗚呼唐虞以前尙書所不載春秋時去堯舜之世遠矣孔子亦但於讀書歎其爲大爲君爲禪讓而已至戰國時異說蠡起孟子乃因論唐虞之事而直斷以舜之天下爲天與夫堯之初亦必如舜而已矣後世禪繼之義不明乃至有莽操之禍原其初則堯舜授受之說實有以啟之夫嬰獻固未嘗禪也卽令果禪是以天下與人彼其臣又安得而受之故儒者解經一言之誤

其流禍無窮豈得獨罪一竄亂五經之劉歆哉然則帝堯之繼立與否學者闕其所不知可也

皋陶謨說

司馬遷謂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云云卽此篇也虞書蓋本有大禹謨故漢儒以爲已逸而其分皋陶謨爲益稷篇則自僞孔傳始因經文有暨益暨稷之語遂以益稷名篇不知曰皋陶謨者皆一時交倣之詞自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虞舜治效而以賡歌終之則首末皆皋陶之言也漢儒所傳書序亦有棄稷無益稷鄭康成諸儒皆謂別有棄稷之

篇或疑棄稷在逸書十六篇內康成猶及見之要亦懸揣之詞或又以史臣敘事之文爲出自伯夷以附合史記所云益見其穿鑿夫大戴禮言虞史伯夷猶言虞書伯夷云耳豈得謂伯夷爲虞之史臣哉然誥志篇所引伯夷兩言今亦不見於他經疑或書中有伯夷語而今亡矣

司馬遷載皋陶謨於夏本紀而於往欽哉之下說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後儒或據是以史記陟天之命爲薦禹於天而告之其說非也皋陶謨記言之文故首末皆載皋陶言而以賡歌終之蓋

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舜五臣中禹棄稷皋陶皆有謨而今獨舉陶一篇存使後世不見此篇不且以刑官視皋陶哉若夫舜禹之事孟子論之詳矣堯薦舜舜亦薦禹但舉之在位耳固未嘗以天下與人也夫天下者天之所統非天子所得私唐虞以前天下皆歸於有德未有以繼立相承亦未有以天下私相授受者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嗚乎舜禹禪讓之事不見於經自僞古文以汝陟元后爲禪禹之徵世乃謂與汝陟帝位前後同揆矣

司馬遷於堯本紀曰女登帝位於夏本紀曰陟天之命則陟非升也儒者或欲傅會薦禹之文不亦誣乎

禹貢說

昔禹平水土定經制九州各擇其土宜之物以獻於天子史臣因而紀之以表禹之功以見虞舜德化之盛故曰禹貢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旣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至於聲教遠暨經制大定蓋卽禹宅百揆之實攷其成功前後固已時逾數載矣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州禹卽位後復定爲九州者誤也禹

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
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山曰
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
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
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并豈聖人經
世之道哉

君奭說

君奭周公勉召公之詞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
爲左右同心輔政故周公作是書以勉召公舊說以爲
召公欲告歸而周公留之今按告歸之意不見於經蓋

周公既戒成王以無逸因以是與召公互相勸告故曰
今在予小子且若遊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又曰小子
同未在位小子周公自稱也或乃誤爲斥成王豈周公
躬躬如畏之義哉昔虞舜之世禹皋陶相與語帝前爲
昌言蓋大臣憂國之心如此不必事有所因而後發也
夫周召之相勉亦若是而已矣惜乎召公之所以答周
公者不傳而世儒乃謂周公攝政召公不說故周公作
此以自解其說不亦悖哉或曰不說者蓋召公自以爲
衰老而久居於位故蹙然有不安意云

顧命說

顧命一篇紀成王崩康王立之事也馬融鄭康成分無
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
誥僞孔傳則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篇首皆
非伏生所傳之舊今攷先儒議是篇者多矣或以成王
未葬君臣皆冕服爲失禮或以天子易世傳受國之大
事其禮與士庶人不同或又疑狄設黼辰以下爲康王
踰年卽位朝諸侯之事而顧命一篇尙有闕文其義雖
竝通而要皆不得其實也惟近世姚氏鼐有云周嘗會
諸侯於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
國於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故恐弗獲誓

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齊
立而養於左右焉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於
南門之外者乎竊以爲此說庶幾得之蓋史臣紀此亦
所以志禮之變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未有喪服未畢而朝諸侯者況麻冕黼裳亦不可謂
卽位之服然則成王蓋崩於東都事變倉猝禮由義起
其時諸侯咸在故召公因冊立嗣君而召見之至王若
曰以下則亦召公代王作誥之詞耳豈必康王之面命
哉抑是禮也召公可謂處變而不失其正矣後世此義
不明乃有先帝以四月崩而太子以五月卽位遂改元

者烏虜書闕有閒周室成康之事既不可億知若以蜀漢永安之義律之則召公處此其真得天理人情之至者矣世儒乃猶以失禮議之此所以讀其書尤不可不論其世也夫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或問外丙仲壬繼湯而立爲天子信乎曰然然則太甲立以湯崩之年其說非與曰此乃僞古文尙書之謬諸儒從而傅會之也史稱殷湯年百歲爲天子用事十三年傳又云湯娶有莘氏女生太丁及外丙仲壬當太丁卒時太甲之生則旣長矣而謂湯崩之前一年乃生外

丙又有三歲之仲壬爲之兄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也漢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言是朔且冬至之歲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今伊訓篇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彼蓋見顧命成王崩以乙丑而康王見廟在丁卯後七日意湯崩亦當在十二月前故又於太甲傳內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其所以僞也與春秋國君薨皆踰年而後改元漢初襲用秦麻史書元年冬十月然不聞高帝以孝惠元年某月崩也後漢昭烈崩于章武三年夏末帝以五月改元建

興史氏非之今僞爲古文者不深究班史之義至謂湯崩在太甲元年是湯未崩而太甲立何其言之不經也然則外丙仲壬之說宜何從曰從孟子孟子之言何如曰太丁未立其繼立者則外丙二年也仲壬四年也且由後儒之說其意以爲外丙仲壬不宜立也則是逆探伊尹之心而爲是二歲四歲之辭以自文也太丁雖未立外丙仲壬以次當立則雖以襁褓之成王周公立而輔之可也夫又安得以其幼而廢之乎且其時外丙之年當與太丁不甚懸絕而謂仲壬爲之兄以弟先兄於言尤不順曰外丙仲壬卽位之年有可詳與曰是不可

以強解也商頌之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予卿士與他書紀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命
卿士伊尹事適相符竊嘗疑詩內震業之義當指湯崩
後上下憂危而言彼伊尹者身爲卿士遭時閔凶左右
之力實多故詩人作爲樂歌以紀之則外丙仲壬當立
於此時也伊尹之立外丙也意湯必有命焉如周成王
道揚大訓而伊尹奉命以立之也不幸未三年而崩伊
尹以爲先君之喪未除吾得君之季子而立之猶之乎
君命也伊尹之立仲壬繼湯也非繼太丁也又不幸四
年而崩然後君之適長孫立焉以承大統以對天下此

伊尹之志也衛太子蒯瞶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以亡人之子輒在以孫禰祖衛之亂實兆於此烏虜以伊尹之聖其於繼立之際思之審矣後世舍子立孫卒以召禍亂者抑獨何哉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兩漢人傳經並有師法以其時去古未遠而釋老之說猶未行學者各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雖彼此異同相是非然微言大義往往賴以不絕後世綴學之士固不可得而廢也其見於傳者易本田何尚書本伏生詩有毛公又有齊魯韓三家言禮本高堂生而大小戴並

出后倉春秋公羊穀梁分齊魯學而左氏傳最後興孝
經論語蓋學之者兼通焉故曰儒家者流游心於六藝
之中宗師仲尼於道爲最高及後世五經乖析儒學浸
衰魏晉而降異說蠶起當隋唐之世古籍猶未盡湮然
唐人爲諸經定義疏易用王韓書用僞孔氏春秋傳主
晉人詩禮二經僅存漢注自此之後利祿之途開而漢
儒四百餘歲授受相承之師說不絕如綫王伯厚處宋
儒末獨能修學好古於易書論語則輯鄭氏注於詩則
輯齊魯韓三家遺文於春秋則輯賈服章句亦可謂用
力勤而有志者矣 聖清之有天下敦崇經術遠邁前

代經師宿儒以漢學爲宗獨能發明古義言易自吳縣
惠氏言書自嘉定王氏吳縣江氏言詩自休寧戴氏言
禮自濟陽張氏婺源江氏爲易惠氏之學則有武進張
氏爲書王氏江氏之學則有陽湖孫氏爲詩戴氏之學
則有金壇段氏而輯爾雅注者有武進臧氏考九經古
義者本惠氏學雖不同要皆博識多聞玩經文而得其
大體若兼綜諸經博采先儒訓詁不爲空談則有長洲
余氏今 四庫所收古經解鈎沈其遺書也近世若歷
城馬氏蓋又聞宋王氏及余氏之風而興起者馬氏名
國翰字竹吾道光壬辰進士陝西知縣生平纂書無虛

日晚歲乃成輯佚書六百卷皆唐以前諸儒著述分經
史子編惟經編爲稍備然所輯旣多其中牴牾時亦不
免余嘗徧取其書閱之有一傳而兩書復見者有一書
所獲止三四條而強分爲卷者有所輯或非元書及元
書在當時已散佚而以意揣編之者夫貪多務得固世
儒之通弊抑亦所取多則不能無失推馬氏之意將欲
保殘守闕不妨是非並存以待折衷於後儒在學者慎
取之而已余爲刪存其經編什之五而壹以漢人爲主
於小學則閒取魏晉爲序錄如後因論次其大凡亦所
以致余之意焉

孟志編略序

孟子當戰國時異說蠡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傳者唯趙氏而已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得其宗者蓋少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緒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厥後皮氏日休雖請以孟子爲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真宗始詔孫奭等校刊孟

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
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
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利祿之途一開大義攸
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乎由衰周至今二千餘歲王
者代興名世閒生其閒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
邪說滋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
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
正之我 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
孔孟之書勿習鄒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
隆時 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覩惜當時賢

裔中絕紀載無徵不能編成盛典以彰一代之休美道光末故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議草創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今撫使黃陂周公學使翰林學士鈕公尊賢興學迺合詞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時則權濟東泰武臨道兵備陳公實佐成斯舉往公嘗督修孟子祠廟因得博士志稿而惜其未能雅馴也乃商諸學士發凡起例重加纂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頗復搜輯舊聞更引吾友柯君劭恣爲助今書中祀典一門及藝文四卷皆柯君所考次葆田竝各綴數語於篇後以述編纂之指博士志稿故有日照許先生

瀚駁辨百數事今皆勘正其倡引之功不可沒也書成輒敘其大略如此時光緒五年冬十月

案三遷志刼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谿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厯中鄒縣令漢州胡繼先以原書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其體例視舊爲善矣嗣是而有呂氏元善之書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人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後殉流寇之難所修三遷志凡六卷見四庫存目提要云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國朝孟衍

泰與王特選仲蘊錦等復增修爲十二卷所分門類
及每類前四言贊一首大率尙仍其舊故 四庫全
書竝附存目今茲新加排纂雖不敢謂辭歸雅正然
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亦庶幾乎史家之正軌云耳
新纂三遷志凡十卷首二卷志孟子事蹟曰世系曰
年表曰事實皆今所編輯也曰佚文則舊志所有今
仍附焉次二卷志孟子廟制典禮曰祀典其總目也
於祀典之中又分爲五目其義則後語備矣祀典之
次爲從祀賢儒傳附見者孟門弟子一人訓釋孟子
書者二人皆祀典所缺也又次爲博士世系表則奉

祀孟子者也第五卷爲藝文總敘歷代注解傳述用
漢志與文獻通考例也凡此之類皆今所考定自第
六卷至第九卷爲藝文下分類編載此近世修志乘
者之通例也舊志但有墓記廟記謁祭題詠四類今
所存者乃不過十之二三皆事關剗始又文詞稍近
雅馴者焉末一卷爲雜志凡新纂之例要在本經術
通史裁述 國聞徵舊制故前志所有不必盡登今
所改訂體例雖簡亦未嘗駁斥舊文猶惜編纂迫於
歲月未能博考典籍一歸至當區區之私固有望於
來哲

孟子年表序

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缺而不書豈非古史闕文之義哉後儒區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牴牾已今愚爲考訂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十數家其閒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爲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湣王又以

梁惠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
先後歧異今爲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
王時也自齊宣以下潛王年世則缺以示疑其他列國
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不欲平治天下
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
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孟子事實序

愚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
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游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
叟及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

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間
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
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
與然友之間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
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
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
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
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
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潛王至沈
莊仲錄朱子諸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

代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傳會所見蓋愈辨而愈失其真焉今壹以孟子書爲徵略采漢人之說爲綱而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間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斷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孟子祀典序

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後儒頗疑其說爲不然此蓋謬於後世學校之制耳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

則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爲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孟廟之祀始於宋而隆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區爲五目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褒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博士所習與國朝會典通禮

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尙多缺略僅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二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廟請者遂至今缺焉又亞聖廟雖頒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

之推舉哉我朝尊師重道伊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
丙子壬午聖駕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
於戲盛哉

孟子從祀賢儒傳序

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
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四等徐子
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
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旨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
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
祀而滕更獨見遺豈以其不答於一時而遽斥之耶昌

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蓋其來久矣孔氏從祀
年月無可稽迹其表章孟子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
得於仁義之旨哉錢唐以一言寤主配享之禮罷而旋

復或傳孟氏舊有報德祠豈亦私祀之類與

謹案四庫書目提

要謂呂元善聖門志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別載擬祀三
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
諫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亦爲
失當此 欽定書內所載百世下應無異議矣呂氏卽
嘗修三 趙太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
遷志者

馨香之列何哉

案四庫書目謂訓釋之功在漢爲趙
歧在宋爲孫奭其推崇亦可謂至矣

今於考訂從祀賢儒傳後附錄三人之傳孟子曰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若夫修舉之功則當世必有

任之者矣

孟子歷代注解傳述序

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寧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真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

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竝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愚案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

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真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安石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注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

名而無其書者蓋尤不可勝數也可不惜哉今錄歷代
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可稽者
則詳其卷數與其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
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
錄諸家撰著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
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而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新刻春秋會義序

宋鄉貢進士江陽杜諤字獻可所著春秋會義爲書二
十六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並載其
目獨鄭氏通志作三十卷以入春秋通論馬氏文獻通

考經籍考亦作二十六卷並引晁氏陳氏之說知其書實爲宋元閒所重故程時叔春秋本義閒復稱引至明永樂中脩春秋集傳大全采用杜氏說至七十餘條所謂蜀杜氏是也其全書不知亡於何時 國朝朱錫鬯氏經義考以爲久佚乾隆中 詔修四庫全書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書已成而總目失收聞當時吾鄉孔荏谷戶部曾錄有副本今流傳至江南爲某氏所藏此本乃鄒孝廉道沂家存故籍予聞諸蔣性甫太史因亟從借鈔會歸安陸存齋至濟南於予齋中見此書詫爲未有並屬傳鈔一部原本首行標 四庫全書疑卽館

中擬進本然書內不著纂輯人姓名後見今人所輯春秋規過春秋摘微序言乃知是書成於楊君昌霖手楊君字簡齋吳縣人乾隆四十年進士 特旨改爲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與邵二雲周書昌戴東原諸人同爲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予旣喜得是書本末思廣其傳乃捐貲付梓以公諸同人蓋數百年之祕笈於是復顯矣攷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兩漢諸儒爲公羊穀梁與左氏學者恆斷斷不相合唐宋而後乃有棄傳從經之說夫舍事實而專談義理則一知半解議論易生此啖趙諸家所以爲世詬病而朱子亦

謂經文太略諸說太煩前後牴牾非一不敢妄爲必通也杜氏生當北宋在王安石詆廢聖經之際乃獨采集眾說自董仲舒以下至孫莘老經社凡三十餘家斷以己意自成一家之書晁氏所謂其說不必皆得聖人意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攷其同異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可謂得此書要領矣案書中所引唐宋人舊說如陳氏折衷論王氏箋義李氏集議孫氏經社要義諸書今並不存經義考僅據山堂章氏羣書考索采錄春秋折衷論二十七條至謂斷圭零璧亦足寶貴使朱氏得見此書其欣快當更何如楊氏蓋治春秋之學者其於

此書采輯頗勤然猶未能旁搜博引蓋自永樂大典外所得僅一二十條而又皆爲節文亦不出乎今書所載予深媿弇陋輒就目前所見略爲編訂並附校刊略例於後噫吾見今世著述之士大率以爲名耳非果能於聖賢之旨有所發明也竊嘗深戒乎此故不敢以剽竊爲能而欲以一己之私得公諸人人昔朱子嘗論二程未出時有胡安定孫明復諸人說經雖有疏略觀其推明治道直凜凜然可畏蓋春秋所以別嫌疑明是非遏人欲於橫流存經世之大法故曰有國者不學春秋前有人欲於橫流存經世之大法故曰有國者不學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爲人臣者不學春秋守經事

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其萬世之鑑乎
采善貶惡將於是乎在予是以願學而有志焉至杜氏
此書在春秋部中猶禮記之有衛正叔集說學者固不
可不究心也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宋黃東發讀禮記日鈔書凡十六卷本在黃氏日鈔百
卷內宋史藝文志不詳其目

日鈔百卷見宋史儒
林傳藝文志不著錄

國

朝朱氏彝尊經義考始錄入禮記類以次於衛氏湜禮
記集說之後乾隆時館臣編校 四庫全書以黃氏日

鈔入子部儒家類而於經部禮記類不復載有是書道

光末嘉興錢給諫儀吉主講大梁書院編刻經苑是書
亦有目無書學者惜之葆田曩歲客遊大梁嘗欲補刻
而未能今年以事寓沛南乃取新安汪氏繙宋本黃氏
日鈔參校他刻別錄爲卷付諸梓人剗刷旣訖謹識其
後夫禮學之失傳久矣漢儒區區修補於殘缺之餘今
所傳大小戴禮是也小戴禮得鄭康成注而益顯唐人
正義行而其書益尊學者至目爲大經自宋儒表章中
庸大學爲之解者甚眾至朱子遂與論語孟子定爲四
子書元延祐科舉法行以四書五經爲取士之用明初
定制乃以陳氏澹雲莊禮記集說立於學官而學庸二

篇不復列戴記四十九篇中黃氏此書全載經文與易
書詩說不同其所輯諸家解說並詳著姓氏於下方而
於諸說之未當者則自爲駁辨以申其義蓋雖本衛正
叔集說例而大端折衷於朱子其用心尤非諸家所及
至大學載本文又附所改定於後而中庸章句一依朱
子晚年定本字句間有與今本異者如中庸首章天命
節及天下國家可
均節注
文之類實足備學者之考尋則此書洵爲禮記注解中
善本宜竹垞朱氏之力爲表章而沈光祿起元亦稱爲
紫陽之功臣謂其有功於聖道豈不諒哉近世學術日
歧異說滋興學者目不覩禮記全經愚之校刊此編思

欲拯救其失他日當更刻春秋日鈔與禮經並行則前
儒勤勤所以修補而表章之意與所謂其義甚精足補
朱子之未備者二書亦因以不廢云爾

讀禮摘要序

嗚呼禮教之失傳也久矣記稱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
既葬讀祭禮禮不可一日斯須去也昔聖門蓋嘗以士
喪禮教人故孔子之答曾子問其辨析禮意至微且悉
子獨怪今世學者習禮經而不誦雜記喪服諸篇其意
以爲非功令之所試故弗急也嗟乎聖人論武周之孝
其制禮以教天下自天子以及乎庶人者亦惟曰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而已矣孔子曰吾從周蓋謂其禮儀之盛也三代而後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五禮新儀金與明皆有集禮雖亦兼及喪儀大抵皆不過備一朝之典制至我朝大清通禮一書出酌古今而達於上下五禮皆得其範尤爲言禮者所宗故史錄以爲政書而私家著述如司馬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之屬則編纂者皆附之禮類亦說經者所必徵也其附於儀禮者則有徐健菴尙書讀禮通考縷析條分綱目畢具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博而有要獨過諸儒可謂善矣願以卷帙浩繁鄉曲之士習而知之者蓋少祥符馮子立先生自幼

篤嗜禮學嘗從故刑部尙書李文清公遊日必有記及
宦成致事歸遭母太夫人憂獨成讀禮摘要一編就徐
氏所考更加折衷使約而易行故其居喪無失禮鄉人
稱之今年秋予遊祥符識先生之子果卿舍人出是編
相示時先生歿已逾年果卿尤能承先志一遵禮法其
居喪也未嘗改先生之所行可不謂善讀父書者與予
昔備官西曹於先生爲後進其時先生已出守廣東值
刑部重修律例考究服制揚州陳研香先生嘗屬予以
汪堯峰所撰五服異同詳爲考證予旋因丁憂去職亦
嘗於士大夫喪祭禮儀私有所編輯大要本古禮而參

以國朝定制如衣服及明器之類皆不能不變而從時今觀先生所輯亦各附辨其可行不可行其尤得禮經從宜之義哉果卿將以遺編付梓屬予爲序予非深於禮學者觀先生是編乃不勝今昔之感故略敘所知如此世有通經學古之君子其必於是有取也

尙書小札序

尙書小札二卷郭西垣先生讀尙書所隨時札記也先生治書不甚區別今古文然於僞古文之害義者必據理以辨之如論大禹謨篇末及於異位征苗二事則記事之文非謨體也說命篇夢帝賚予良弼但憑一夢遽

立相臣雖云立賢無方亦不應如是輕易武成篇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下文恭天成命肆予東征是承志者承伐商之志也以伐商爲文王之志是何言與聖人弔民伐罪處萬不得已之時豈視爲美德而歸之於君父哉文縱有是心武亦不忍出諸口況以服事殷至德之文考而誣以此乎其自抒所得如此至其說之精卓者如謂罔水行舟乃無水而不行舟古人多爲急詞言凡有可行舟之處卽流連忘返也小子同未
在位小子乃周公自稱位謂三公之位也又從蘇氏說謂文侯之命爲忘親背義以平王先仇未報國恥未洗

宜於命文侯時痛哭言之乃第曰恤朕躬曰有續予一人其如先王何宜蘇氏深議之也又論秦穆公作誓歲月當從金氏主史記謂作於茅津渡河時故屏去誓師恆詞而但言其既往之悔三軍感憤乃有取城封尸之效其不肯阿附僞孔傳及蔡傳又如此書凡百八十餘條先生歿後數年子祐之申堂等哀錄付梓昔聖門以六經教人而經解一編或疑其言非出於聖人然於書之教曰疏通知遠又曰書之失誣則其說殆無以易也夫誣非書之失乃學書者之易失之誣耳孟子論詩不以詞害意蓋因詩有比興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若書乃

記言記事之體苟或誤解則悖理害道之譏興焉近世治書家尤斷斷於今古文與僞古文之辨其說亦已繁矣先生獨記心得故不必皆詳其義之所本予爲揭其一二以告世之讀是書者知先生所得於疏通知遠之教爲多然猶不敢自足故以爲此特其小札云爾光緒乙未夏

新校周易本義跋

朱子周易本義用呂伯恭氏所定經傳次第復先聖之舊文爲書十有二卷 國初有 內府摹雕宋槧本字大悅目顧世不多觀乾隆時寶應劉氏校刊本義附列

呂氏音訓於眉端用便學者誦習顧其書行世亦不甚遠蓋自輔嗣易行而先聖之古經爲後儒所亂者千有餘年雖大儒如程子猶未能遽正其失及晁氏呂氏先後繼起推考益精朱子本義從之乃一亂於董正叔之傳義附錄再亂於永樂之撰輯大全割本義以附程傳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至成化時姑蘇成氏削去程傳專梓本義爲坊本所祖行之至今且五六百年學者茫然不知有朱子元本此顧亭林朱竹垞諸君子所爲感憤而增歎也近歲江南書局於程子易傳朱子本義各爲梓行足正俗本之失第所據乃浦城祝氏合刻傳義音

訓本承校之士似尙未見 內府仿宋刻如彖上傳下
注有從王肅本四字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甚明今並
未能補正而於每卷標題前列易經並卷數一行蓋尤
失之其他經文 內府仿宋本與開成石經合者江南
本亦皆未及審訂又淮南局覆刻劉氏本錯誤亦多欲
復古而反不足取信乎今斯亦校讐之一蔽也山東書
局所刊經書讀本純雜不齊頗爲通人所詬病予旣承
宮保張公延司校訂與書局陸君張君先取詩書二
經用宋本校正於詩集傳後補小序辨說二卷而朱子
本書二十卷之舊猶未能遽復也書則補刻小序一卷

問答一卷以符元本今更以周易本義付梓謹遵 內
府仿宋本與 御纂周易折中校定參考傳注擇善而
從兼附呂氏音訓於後本義既從通行本悉加句讀與
江南本同其閒點畫錯訛仍恐不免音訓舊分二卷今
誤刻一卷視江南本各附十二卷之後亦爲小異云光
緒十七年夏六月

古文尙書跋

辨東晉晚出古文尙書之僞者自朱子始九峰蔡氏承
師命作集傳於漢儒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注曰今文
古文皆有於梅賾所獻增多二十五篇則注曰今文無

古文有雖不以二十五篇爲僞書而使學者知有今文
古文之別其用意亦可謂善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於尙書正義前載有書古經四卷序一卷謂爲宋晦菴
所錄蓋卽臨漳刻本而元書則今不可復見其篇不知
與僞孔傳有異否也茲刻用趙氏分編今古文例仍附
書序於後而一題曰古文尙書其義實不悖於朱子按
漢儒鄭康成所注三十四篇亦曰古文尙書實卽二十
八篇內分出盤庚二篇與康王之誥一篇又大誓三篇
爲三十四而大誓後得亦漢代僞書近世諸儒或從而
信之亦過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書小序之依託

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又論書纂言云古文尙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裨傳始稍稍掊擊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考漢代治尙書者今文古文本各爲師說澄專釋今文尙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也今按王柏詩疑外又有書疑四庫書並列存目提要云其併舜典於堯典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

達正義可據者也茲刻與王氏偶同非用其例至金縢篇自武王既喪以下詞氣與古文頗異而史記以秋未穫爲周公卒後事故先儒疑此篇爲亳姑逸文否則當有脫簡今姑別行以待攷定又近日桐城吳氏寫定今文二十八篇於康誥篇首惟三月一節注云疑爲大誥篇末簡愚嘗反復推究而歎其說之不可易也蓋周公之居東方乃營洛邑以偃殷正合古兵機而後世屯田之法亦起於此故大誥篇中以堂構播穫爲喻及武庚既平因以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故有召誥諸篇特書缺有閒學者遂莫能心知其意耳吁非有卓識如朱子

亦安能破千古拘墟之見哉光緒癸卯夏五月

孝經鄭注附音跋

右孝經鄭注附音一卷予亡弟季咸所編次也稿藏於
笥今二十年矣始吾弟讀 殿本孝經注疏疑陸氏在
明皇前何以音義內有注同云云予告之曰此鄭注也
今本用唐玄宗注而音義仍存而未刪此校勘之疏也
因檢近人所集鄭氏注及羣書治要授之弟弟乃恍然
有悟復取經典釋文善本讀之卽音義以推尋舊注正
其謬誤補其闕略於鄭注則但載舊文不復詳其所出
以有諸家集本存也於陸氏音義則詳載之而刪去後

人校語不使混轂其大指可謂善矣又嘗欲作義疏書
未成而弟遽以毀卒予今年偶檢故笥得此編爲之流
涕噫孝經自唐明皇御注大書深刻而唐以前諸家之
注盡廢宋邢昺承詔校定元疏蓋猶及見鄭注而獨力
辨其不出康成至元明之世全書遂佚 國朝諸儒始
廣爲搜輯而吾弟獨好此經蓋嘗身體而力行之故其
所得又獨視昔人爲甚精今此本雖不足以傳吾弟然
吾弟之精神寓焉刊而行之又安知數十年後不且與
鄭氏書同歸於泯滅哉弟名葆誠以字行又字宜卿同
治癸酉選拔貢生歿時年僅二十七光緒丙申春正月

刻既竣有示予以嚴氏可均輯本者爲姚氏咫進齋所刻視他本獨詳亦據羣書治要增輯與吾弟此本無異而第四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二句經注並脫又第六章注未之有者善未之有也善一作難見釋文今治要本訛作言殆不可解又第九章經文續焉大焉上焉字見釋文故注云復何加焉又經文則而象之釋文出倣字邢疏法則而象效之正用鄭注而諸家或以倣爲釋則字誤矣他如第十五章又焉得爲孝乎釋文焉於虔反注同今治要注作豈得爲孝乎亦魏徵所改又第十六章經文光于四海治

要與各本俱作于而嚴氏據石臺本改于爲於又第
十七章進思盡忠釋文盡津忍反不云注同下出死
君之難四字嚴氏據文選注死君之難爲盡忠增三
字亦誤也獨末章注嚴氏所輯與臧氏鏞陳氏鱣袁
氏鈞及吾鄉孔叢伯氏纂輯鄭注略同以此見諸家
之善讀書而吾弟用心尤細也至經文有從治要本
者第六章因天之道與余蕭客所見影宋本同注文
有以意增入者公侯伯子男注據邢疏引舊解公者
正也與末章疏引舊解宗尊也廟貌也義出自鄭知
舊解爲鄭注不與白虎通公者通也義同又釋文誤

字如不令而伐謂之暴伐當作成卽論語不戒視成
之成句有脫誤五刑注謂劓墨宮割大辟治要作墨
劓牘宮割大辟蓋據呂刑易其次第割字衍文當爲
荆字之誤陸氏亦誤釋此吾弟所獨得也其他校勘
之善閱者當自能辨之無俟予之贅言吁鄭氏因避
難而注孝經朱子五十七歲時成孝經刊誤今予年
五十有七矣撫吾弟此編輒不禁感喟噓唏旣以傷
死者之不可復生又自歎年往歲徂不能修行立身
其亦有媿於此經也夫葆田再識於濰縣之贍園

孝經章句跋

右胡俟齋先生所撰孝經章句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
孝經自漢時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則長孫氏江氏后氏
翼氏及安昌侯所傳凡十八章古文出自孔氏壁中凡
二十二章其文異者四百餘字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
惑以十八章爲定魏晉而降注者無慮數十家至唐明
皇分注錯經會萃諸家要旨仍八分御札刻石西京今
世所傳石臺孝經是也宋司馬溫公獨信好古文爲之
指解至朱子作刊誤乃更刪去經文子曰者二引書者
一引詩者四又復定傳文爲十四章而於僞古文增多
闡門一章獨仍其舊自是以來諸儒迭有改訂亦猶大

學一書之紛紛更定也孝之義大矣推其極至於光宇
宙通神明非聖人蓋莫之能知也朱子定篇首問答之
言通爲一章其說卓矣諸儒區區掇拾欲以傳文比附
經之次第者抑何其勞且繁哉夫章句分而後大義明
古左氏春秋傳傳自曾申而此經乃曾氏之書故所引
傳文有與左氏傳相同者朱子疑焉於義同子產所言
則因之於義同季文子北宮文子所言則黜之豈非由
爲此傳者雜引他文聯合成章故不能使人盡信與夫
根心生敬盡敬爲禮故言禮與言孝其義本可以相通
如大學一篇亦曾氏之書漢人並采入禮記誠以其學

爲大人之學非禮無以致知非禮無以正心誠意非禮無以修身齊家非禮無以治國平天下也使盡如後儒所說格物則與今異端之學奚異哉侯齋先生此書雖亦於傳文有所移置而未嘗刊去舊文雖其意亦本於朱子而於經傳仍用漢儒所傳之今文其大體可謂善矣至其言孝必歸於敬則又具見平時講學之旨蓋先生學宗程朱而於居敬窮理之功尤深故其爲書章條句釋能使讀此經者昭晰無疑則其有裨於來學不既多乎予旣校刻先生讀易自考錄因是書詞達而理明與四庫所收孝經諸家之說足以相輔輒爲刊行俾

傳於世以不沒先生苦心先生尙有孝經外傳亦以成
朱子之所欲爲而未及爲者所采不過論孟戴記諸書
卷帙稍繁校刻須時姑以俟諸異日

言子文學錄跋

言君有章重刻其始祖 先賢言子文學錄旣成以貽
同志之士書凡三卷末附世系祠墓坊表圖爲一卷蓋
先賢之世澤長矣葆田嘗讀朱子所爲常熟縣學丹陽
公祠堂記其所以發明先賢聞道之要與夫行政取人
之效亦可謂詳且盡矣而特以其曰本之則無爲若見
誑於子夏則愚竊疑此特子夏門人之所記而其說未

必果然也夫先賢以吳人而學於孔門與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而文學列子夏之上必有確見所謂本者故其言若此而非不知有精麤小大也觀武城之治其必欲君子小人皆從事於學道則知先賢之教門人其自灑埽應對進退必卽有以立其基後儒區小學大學爲二事小學日廢大學遂因以不明此尊德性與道問學所以亦漸分歧趨與而朱子又嘗謂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與子張之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一過一不及此實因言子之論子張爲難能而得兩賢分寸則所謂過猶不及者在言子又必能深窺其旨也審

矣抑予觀檀弓所記喪服諸禮曾子且爲言子誦而言
思之名實見於此經則其家世相傳以文學可知故先
賢之澤之長在吳中獨號爲久遠予昔爲卜氏族譜序
頗疑所記載非真故但辨先賢卜子之居西河當爲衛
地而非今俗所謂卜堍村也是編自二卷以下悉皆論
禮之言爲梁谿侯先春所輯而賢裔如泗增輯者又附
載言氏世系甚詳始刻於乾隆時今百餘年矣如泗卽
世所稱素園先生也爲先賢七十五世孫其五世孫曰
□□避粵匪之亂攜家北遊至子有章始寄籍順天由
優貢生入仕今爲河南知縣嘗權知虞城縣事蓋能本

武城弦歌之化以爲治者孰謂文學不與政事通哉椽
田敬讀此編因敢竊附所見於後他日質諸言君以爲
何如光緒己亥孟秋

書史記校後

趙君筱樓得同里王篆友先生手書史記校稿本將付
諸梓以廣其傳而屬余爲序言余惟篆友先生名在
國史精於小學所著說文句讀說文釋例爲近日講經
家推重久矣其他雜著如鄂宰四稿蛾術編亦皆有自
刻本是冊蓋其讀史記時隨筆札記自敘云偶讀史記
取漢書校之中多異文或史記傳譌或漢書傳譌或漢

書改史記而是亦有改之而非者又云愚輯此冊或不
著其是非蓋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也其虛心如此然
如殷本紀辨商紂旣自焚武王必不斬之秦本紀論武
王誓師止曰其于爾躬有戮秦用商鞅始立罪及三族
之法皆大義攸關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卷端有胡竹邨
題語稱其句櫛字比孳尋古義洵非虛諛胡君撰有儀
禮正義與先生同以經學著名當世而自謂史學甚疏
於校正是書無能爲役又以未見倪正甫班馬異同爲
憾余則於班馬異同及史漢方駕皆嘗瀏覽然實中無
所得以此歎前輩之讀書精細爲不可及也先生此書

閒亦攷論音義與文字詳略非有心得者不能道其是非得失則讀者當自能辨之余末學淺識又何敢妄肆譏評哉姑附數語以質諸趙君光緒丙午秋

伏生墓攷

水經注灑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

戴氏震云此十三字近刻

並訛漢高帝七年封都尉華寄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

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

此爲注中

注趙氏

一清說灑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

戴氏云此十二字近刻並訛作

經碑碣尙存以明經爲秦博士秦沅儒士伏生隱焉漢

興教於齊魯之閒撰五經尙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

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尙書于微君號曰伏生

者也

此亦注中注

是伏生墓在漢朝陽縣地在後魏時猶歷

歷可徵如此按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班氏原注云
侯國莽曰修治後漢曰東朝陽隋大業初省朝陽入臨
濟唐武德元年於縣置鄒州八年州廢爲臨濟縣屬齊
州元和郡縣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

宇記朝陽城在臨濟縣東四十里又云伏生冢在縣朝

陽故城東五里 大清一統志云朝陽故城在今章丘

縣西北今齊東縣西南有地俗名魏王城或云卽朝陽

故城其東五里有冢俗名寄駕冢咸豐五年黃河東決

冢被沖光緒二年土人得斷碣有文曰徵君伏生冢於
是以其事聞於宮保丁公公命尙志堂博學士張昭潛
往驗得實乃爲說曰鄒平城東十八里舊有伏生祠相
傳爲伏生故里元張文穆公起巖修祠記謂此地亦當
有墓 國朝康熙中縣令程某乃於祠旁築土以實之
然考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諸書墓宜在漯水北今反在
漯水南以故嗜古之士如周兩膝孫淵如諸先輩皆疑
其不合漯水雖已輟流而古蹟猶存次第可考葆田案
此說與
平津館叢書內載伏生墓
考證不同當是傳聞之誤然則俗所謂寄駕冢者其爲
伏生冢無疑冢高一丈八尺闊倍之正南有平沙土人

掘之往往得螺殼水經注所謂潔水逕墓南者此其故道矣又曰嘉慶閒嘉定時銘來爲邑宰銘故淹雅士下車後周閱境內卽知寄駕冢爲伏生冢欲爲立祠不果今墓碑徵君上尙有餘字字形莫辨其他古碣尙多初冢旁多汙田鄉人墾之有不起科者及古碣出則相詫曰吾田伏生祭田也伏生子孫而在且奪我田於是毀諸碣殆盡其徵君伏生冢石已斷爲二爲廩生孟繼和所得云云今年夏邑人復以立祠事請諸學使裕公公以詢葆田葆田徵諸張君乃得其詳如此張君又謂葆田曰聞孟繼和以此事思聚斂得財爲邑人所惡故當

日立祠事卒不果孫葆田曰伏生墓之爲寄駕冢不知始於何時或者因華寄食封朝陽故以訛傳訛與又或卽棘下二字之轉音與予攷一統志於伏生墓引寰宇記謂在章丘縣朝陽故城東五里又云鄒平東北十八里亦有墓獨未據水經注潔水逕漢徵君伏生墓南以正之今得張君目驗乃明又案水經注於此文下又言潔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一統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又引舊志謂故城在今縣北孫家鎮去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則潔水之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故城可知安得以今鄒平東後人所立土冢爲伏生

墓乎張君又記冢旁所得石碣多門人誄詞有博士伏
夫子詩石傳經伏夫子詩石各一又一石云悲哉伏夫
子保我漢家邦石灰拭兩目千秋痛斷腸張君謂石灰
拭目可補史傳之缺予謂詞近鄙俚殆出後人所爲使
果爲伏生門人誄詞則是蘇李以前已有此五言矣是
皆可以不辨

予旣爲此攷復檢尋平津館叢書建立伏博士始末內
載伏生墓考證引近人撰伏徵君墓攷謂漢鄒平故城
在今治西北四十里之孫家鎮鎮西有寄駕冢卽伏生
墓是當時已有此說第不知所指近人爲誰或者卽張

記所謂時君銘乎案考證云學者欲明伏墓必先知朝陽鄒平兩故城所在方可定其道里其說無以易矣乃據于欽齊乘謂朝陽城漢初封華寄爲侯國高齊廢入章丘古城在臨濟鎮東疑臨濟故城當在今章丘縣東北朝陽故城又在臨濟故城東四十里今攷元和郡縣志臨濟縣本漢管縣屬濟南郡隋開皇六年移朝陽縣治於此屬齊郡十六年改爲臨濟縣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隋開皇三年自梁州城移平原縣入鄒平城屬齊州今治是也十六年改屬淄州十八年改平原縣爲鄒平縣復舊名也太平寰宇記鄒平縣本漢舊縣屬

濟南郡後漢及晉並不改永嘉之亂其縣遂廢後魏屬
臨濟縣案臨濟縣在高苑縣界如遯故城是也高齊天
保七年自今長山縣界濟南故城移平原縣於今治東
南三十五里漢梁鄒故城地屬焉又曰鄒平故城俗名
趙臺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臨濟縣本漢管縣地屬濟南
郡朝陽城漢縣名今縣東四十里伏生冢在朝陽故城
五里據此則伏生墓在唐宋臨濟縣界歷歷可攷如此
臨濟在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而鄒平在淄川西北一
百三十里故城又在縣西南十五里則由齊州而東先
臨濟而後鄒平其道里分明又如此 一統志謂管縣

故城在章丘縣西北朝陽故城亦在章丘西北又引肇
域志故管城在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今名水寨是
則臨濟在今章丘縣西北齊東縣西南與舊志謂鄒平
故城在今縣北去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其說正合故水
經注敘潔水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縣故城北若如
考證所云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縣東又謂城東北十
八里爲眞伏生墓則是潔水先逕鄒平故城而後逕伏
生墓也考證又引寰宇記濟水西自齊州臨濟縣界流
入南去縣三十五里又北入高苑縣界是則臨濟在西
鄒平在東其敘次分明如此而此文下又云鄒平故城

在縣西南十五里是故鄒平去臨濟爲近安得謂鄒平
故城當在今鄒平東又以今鄒平東北十八里謂卽臨
濟境內之朝陽故城東五里乎且于氏所言朝陽古城
在臨濟鎮東與金史地理志謂章丘有臨濟鎮其言亦
合蓋今齊東縣在金爲齊東鎮元憲宗始改鎮爲縣故
前代考古蹟者俱不言及齊東今伏生墓出於齊東有
碑碣可徵又案之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與
欽定一統志無不一一相符而考證乃第據山東通
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東北境遂以鄒平縣東北
之伏墓爲卽太平寰宇記所稱朝陽故城東之伏墓斯

真可謂臆說難據獨惜不能起前賢於九原而正之耳
午窗隨筆序

郭西垣先生尙書小札三卷子旣爲之序以傳於世吾
友申堂等復裒集先生所著午窗隨筆四卷先生從孫
蓉汀將刊存果園叢書中申堂復屬子爲序曩者先生
外孫陳世昌從予遊世昌博聞強記於古人嘉言懿行
往往能道其始末予問所從學則曰此世昌外祖西垣
先生所教也因言先生性好學每讀一書必鉤玄提要
尤熟於歷代史事及 本朝掌故下至當時邸鈔有事
關因革黜陟者輒手錄成帙午窗隨筆其一也按先生

是編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
北偶談而作其第二卷內記齊河張孝廉事蓋得之先
生兄子杭之湘帆云湘帆與予與張君爲同治九年庚
午科同年張君中副榜實與先君鄉舉同科是歲爲道
光癸卯先君與嘉定徐先生之父同舉順天鄉試及庚
午科徐先生來主山東鄉試張君與予等同爲所舉徐
先生見張君猶呼之爲年丈今張君已成古人西垣先
生與先君亦皆棄世數年矣而先君遺集不肖兄弟僅
得鈔錄詩文數十首不能如申堂等之編刻多種讀此
益不能不慨然於中也先生所著尙有漢書古字類一

卷自序謂閒錄成帙以資考證亦有實非古字而誤注者姑以俟夫精小學者之釐正則先生欲然不自足之懷蓋可想見云

澤雅堂文集序

澤雅堂文集十卷故友施均甫撰而予所編次也均甫諱補華浙江烏程人幼負異才以詩名同時湖州有號爲才子者七人君其一也同治九年舉於鄉年三十有四矣再應禮部試不第遂發憤西踰秦隴謁左文襄公於蘭州軍次文襄愛君才留佐幕府五年洊保至府同知旣而遭讒被劾君乃出嘉峪關循天山而南經漢車

師後庭焉者尉犁姑墨龜茲疏勒諸國觀其山川形勢
與其人民性情習尙有所觸發一見之於詩文當是時
副帥錢唐張公駐軍阿克蘇城得君倚如左右手又數
年卒用軍功復君官保留甘肅以知府用其後張公奉
詔入衛京師及 簡任巡撫襄辦水軍輒奏請以君
自隨由是積功保至道員加二品銜君亦駸駸向用矣
光緒十六年君由山東入 覲奉 特旨發往山東以
道員補用先是君至京師謁吏部吏部以君前所得官
不應法幾爲所持並擬罪及舉主君不能無抑鬱賴

天子聖明許以原官引 見君既至山東甫逾月病發

齒頰爲庸醫誤投藥劑遽以不起嗟乎均甫以有用之才奔走二十年東西逾萬餘里乃竟未及施用而遂拂鬱以終將所謂仰視古俯視今凡升沈榮落豐嗇樂苦一聽其變易於前曾不如吹劍首之一映均甫既自言之而猶不能允蹈之耶抑所謂窮達之數定於天雖君相不能造命耶均甫既歿張公擬盡刻其詩文以傳於世初君嘗自刻澤雅堂詩集六卷又手定二集詩若干卷文則葆田嘗與商訂並無定本張公因屬葆田重爲審定乃編次甫竣而張公又薨於位葆田乃爲捐貲付梓其助子校訂者陸肖巖刺史葆霖汪又青明府望庚

二君皆均甫鄉人汪又其受業弟子也予與均甫鄉舉
同年初未相識光緒己丑乃相遇於沛南相知恨少晚
君每喜就予論文予有合鈔查初白方望谿評點韓文
君輒攜去手錄一過其所爲詩專法少陵文則晚年專
宗昌黎其大指見於答吾師張廉卿先生書嗟乎予學
未成德未進方冀得師友以輔所聞而不意遽序君之
文於其身後也其尤可慨也夫光緒十有九年冬十一
月

餐楸樓遺集序

常熟言審博將刻其祖母左太恭人餐楸樓遺集而以

書命葆田曰有章幼不逮事重闈讀遺詩時用雪涕得先生寵以題序感幸曷極葆田媿乎其意則再拜受而讀之因竊歎言君之世學其能詩蓋有所自來而左太恭人之潛德懿行雖不必藉詩以顯尤可因詩而得其性情則是集惡可以弗傳哉太恭人爲陽湖左公輔之孫女在父母家嘗割臂以療母疾母竟獲瘳于歸後值夫北上就試舅姑同時患病危甚復潛自割臂和藥以進舅姑病良瘳同治五年鄉人官京朝者以其事上聞奉旨旌表如制是時太恭人歿已數歲矣葆田曩讀張皋文編修所書左仲甫事卽知左公爲當代賢者

及予承乏合肥實公舊治邑人猶能述公遺愛甚悉公後官至湖南巡撫比年乃見有請祀公名宦祠者蓋賢者之遺澤長矣今讀餐粢樓詩又知公之有賢女孫也昔孔子錄詩以二南爲風始而婦人女子之作獨居十之八九當是時文王后妃德化流行以故如之子之宜家與季女之能敬莫不詳見於篇中迨數傳而後詩人歌詠太平猶必終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及其衰也人猶思見西都貴族之盛至歌詠其世家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然則如左太恭人者其文詞亦豈非聖人所必錄哉矧又其節行足傳於世耶夫太恭人之所以

可傳者既已大書 國史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宜譽博於此獨拳拳弗失而於太恭人有不獲逮事之
感與是集固太恭人手澤所存則其欲刻而傳之也固
宜嗟夫賢者初不計身後之名何況文詞乃其末事然
使世之人果能因是而得其性情則卽以附古者錄詩
之遺悒可也予故因承譽博教輒抒所聞如此亦冀附
太恭人餐粢樓集以傳茲所以爲媿也與光緒二十五
年冬十月朔日

路訪巖觀察文集序

余之得識路君訪巖也因祥符劉君驥臣二君皆崇文

節公門下士劉君爲吾鄉循吏治公事外尤喜作詩古文詞嘗編刻所著曰夢園文集裒然成帙路君由翰林改官初選陵縣令旣又改授四川安縣憶曩歲余官京曹吾友王蓮生自蜀歸爲予言蜀有儒吏數人路君其一也今以道員需次河南八年矣庚子秋王公以國子監祭酒充團練大臣殉國難賜諡文敏余適游大梁與同人設祭哭之其時崇公亦殉節於保定蓮池書院路君劉君皆爲文以祭其師余由是得讀訪巖之文然猶未知君之深於學古也及今歲往來益熟君乃盡出所作詩文與日記雜著示余其意欲得余文爲序言而

余近日爲文甚艱又自媿年衰學退不欲與時俗人較短長君一日見余舊作散體文稿乃亟爲序以贈余其言曰學古文當以昌黎爲師不必斤斤言桐城陽湖派也其持論適與余合余因語君昔余同年友譚叔裕由督學四川歸相見京邸問余武進張皋文文別爲陽湖派信乎余舉茗柯文自序得古文法於桐城王悔生悔生本師曰劉才甫卽姚姬傳所從受文法者初未聞皋文先生自稱陽湖派也譚君以余爲知言乃知分別宗派某達官實有是論亦不知其所本君聞余言甚爲稱快其與余文序云欲我兩人集中互見姓名庶幾留身

後名於不可知之天顧余以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有
媿虞卿嘗勸君益如劉君盡刻所著君則又云吾文集
不欲刊行君子立言有收效於數百年後者急急求名
乃南宋江湖派卒之傳於今者實鮮嗟乎文章原本與
世俗流弊訪巖旣已知之矣又奚待余言余惟與訪巖
期相勉於道義嚴利欲之防審進退取與之節以其保
此餘年則可以傳世者固自有在彼崇文節王文敏二
公豈徒以科名文章重哉他日請更質諸劉君以吾言
爲何如耶

壬寅冬十二月

天根文鈔序

封正何先生刻所著文曰天根文鈔於汝寧府學署凡若干卷天根子者先生自號也葆田得交先生三十餘年矣始予偕兩弟讀書濟南先生一日不介而造予講學論文志相得方是時兩人氣甚盛不知世有憂患事也其後再遇於京師則予以孤露之餘志意少衰而先生學愈進其氣乃益下旣而予改官之皖先生亦爲河南教官別去不相見者數年光緒庚寅冬予赴叔弟闕鄉官所道洛陽再與先生聚將歸先生爲文以贈其行今見於集中者是也自是書疏往還光陰忽忽又已十年而先生年近六十葆田且六十有一歲矣庚子之秋

先生寄書至濰曰春與執事別汝寧東門外言時事相
實涕不意數月後 國家之變至此某弟近歿於官某
將力疾往迎其骨與其妻孥前感執事言取平生所爲
詩文刻之若執事不忘舊好鑒其業之不復能進指其
疵而糾其謬則幸甚葆田明年夏訪先生汝寧學署知
又續刻文若干首因戲問云先生集無序得無以待鄙
人乎語未畢先生已伏地再拜葆田亦再拜遜謝曰毋
令旁人見者謂我輩老而猶狂也初先生遊濟南所日
與接者惟郭蓋卿輩數人其論文尤喜稱惲子居也以
是人皆目爲狂士然葆田久與之遊乃獨深知其狷介

不苟又嘗見其與人書云吾文取徑於歸方要當登韓
歐之堂入太史公之室其自期許如是及晚年學益深
養益純文乃日進於古而又以不得已而有作乃爲不
苟於立言豈非古狂狷之次與顧先生猶欲然不自足
嘗謂葆田吾文有小說氣否子益爲辨之蓋先生文闢
幽表微之作爲多其敘同時人言行並瑣事必曲爲傳
之至敘述忠孝節烈雖僕隸乞匄苟有善弗沒也故其
自言如此葆田旣與先生別會是年冬子弟魯階卒光
州任所先生寄書慰問並追理前言嗟乎予至此尙能
序先生文哉夫人世憂患之端與學術興廢之故見於

先生文內者詳矣今予所遭骨肉之戚與先生同而其志氣衰退乃益甚又何能執筆屬詞以重爲先生辱獨念三十年來遊蹤離合死生盛衰之際其間可感者恆多而予已無意於人世矣使予姓名得附先生文以傳百世而下不猶如見我兩人於汝寧東門外痛哭時哉今年秋適予編刻望谿文集補遺成乃取先生文序之距別先生汝寧時又兩餘年矣光緒癸卯秋八月無爲齋遺集序

張君次陶既卒之明年其門人孫迺瑤等輯君晚年所作得文三十餘首將授諸梓而屬予序之君文有初集

續集皆君所手定爲門人郭恩孚刻於果園今行世已
數年此其遺稿也雖自韓理堂先生後講學撰述各有
師承近代以文名者並推劉次白撫部綠野齋文集君
以儒生晚出而名幾與之齊始君與余相識在同治庚
午辛未閒余時從武昌張先生遊得所論古文義法與
君言往往相合君文初從 國朝侯魏汪姜諸家入旣
乃取法於有明歸熙甫氏其論文一以義理爲主而又
深明乎陰陽動靜之義每有所作必就余商榷及余宦
遊南北君留居濟南講業於金泉精舍從之遊者甚眾
嘗校刻石徂徠集及李織齋文鈔前學使錢塘汪公鳴

鑿以學行薦君奉 旨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君以是名
聞一時然君晚年深自韜晦獨好引誘後進人有所求
或勉強爲文以應之其講學尤喜稱安谿李文貞榕村
語錄及所選韓子粹言余與君別十餘年君所學日進
而余荒落無成每相見輒引以爲媿又適值時事日新
學務紛雜嘗與君言吾輩幸生齊魯之邦不能守先待
後以延孔孟道脈之一綫而徒以文字爲事此歐陽氏
所譏謂盡心乃可悲者君聞輒爲歔歔泣下則君夙昔
所抱負可知君卒時年七十有九矣生平所著尙多有
纂修通志疆域沿革表及通紀稿其子端行又將編輯

以次付劄劄云

新修南陽縣志序

南陽於漢爲宛縣古申伯國也其名山則有豫山豐山
其大川則有清水蓋清泠淵之所在而神耕父之所嘗
處故人物土俗之美尤甲於他邑王莽時嘗改宛曰南
陽東漢復爲宛縣當光武初起首拔宛一時將相雲興
帝業基於南陽宛固形勢之地也漢德旣衰羣雄角逐
張繡始據宛以附劉表繼又以郡降曹操雖叛服不常
終魏之世宛爲魏有亦屹然爲重鎮荊州刺史治焉蓋
地近襄陽疑諸葛忠武龐士元皆嘗遊棲此地故有臥

龍遺蹟與鳳雛臺其相傳久矣晉自大安後宛陷於賊
南北分據紛紛爭奪宛嘗爲其要區隋開皇中省南陽
郡改上宛曰南陽南陽名縣由此而定歷唐宋兩代嘗
爲重地宋季割以畀金金置申州於此元至元中始升
爲府治由明至今爲南陽府附郭縣縣故無志明萬厯
中知縣成遜與教諭宋昂勅爲之邑人方九功稱其事
核體簡然不得與無錫武功朝邑志並傳則其書可知
矣 聖清大定教澤覃敷康熙三十年知縣張光祖因
前令李本深所纂舊志以屬諸生宋景俞等重其搜輯
成書六卷書頗疏陋自是以後無廣續爲之者同治十

三年吳若烜知縣事始與教授宋君合議重修甫開局而吳君去 今上光緒二十五年濟寧潘守廉補授斯邑始至卽力任此事於是設局采訪延邑人張鳳岡喬景濂等分任纂修明年潘君調任去是歲京師變起南陽亦多事矣又明年潘君復任乃議以舉人張嘉謀接續成之嘉謀年少好學篤志撰述於郡縣分析山川原委人物興衰典籍存亡殫心搜訪者有年特以分修諸君子皆鄉邦先進故謙讓不敢自承會葆田以客遊來宛主宛南講席潘君相率就質於予予爲發凡起例首詳輿地沿革則 一統志與郡邑志之所同而歷代藩

封附焉則舊志所未詳者也次疆域曰星野曰山川古蹟曰風俗物產大略備矣疆域定而後建置興曰城池曰官廨曰鄉里蓋周官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遺意存焉故卽以職官次之有人民則有田賦此司徒之職所以次於天官也倉廩實則知禮節故學校興而貢舉以行而春官所掌莫大乎祭祀則祠祀尤不可不詳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兵刑之大者故兵防詳而詰姦慝刑暴亂在是矣溝渠工政也此攷工記匠人一職所以補冬官之闕與漢書溝洫志後乃有藝文志與列傳其終附載人物則地志通例而詳略視舊志稍殊矣

書中敘述悉出張君手予亦不時商訂越二年而後編纂麤定蓋其難也夫地志於目錄家屬地理而吾以爲此實政書之類故一書而六典具焉非有才學識三長固未易言勝任也大抵前代所傳郡縣志其最爲著名者必能詳而不蕪贍而有體斯稱著述之極則若宋之剡錄與吳郡新安兩志善已明人有作始尙簡要 國朝通儒頗以爲譏如陸清獻之志靈壽則以通達治體之言爲當時所推重近代一二鴻儒乃壹以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爲標準其纂言敘事必皆有所依據而其行文也又有格律聲色之可尋使讀其書者罔弗心曠而

神怡則魯通甫諸人之所爲者是也南陽自昔爲大邑而志乘缺而失修者且二百餘年今諸君子之爲此志旣周旣慎蓋亦思度越乎前人然以文獻不足耆舊無徵事雖因而實勘故書成猶不能盡善又予中更憂患舟車往來亦無暇專心考定則其有負賢士大夫相屬之意多矣潘君俾予序其首予昔從武昌張先生遊時先君方輯鍾祥志張先生言古昔志必有圖因成圖若干幅一如晉裴秀氏所論分率準望之法是書主測繪者爲鎮平戴廣恩其精微予無考證故僅序修志緣起與纂敘體例以俟當世士君子之論定云爾光緒癸卯

秋八月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方望谿宗伯古文爲國朝二百年來作者之冠迄今久而論定天下學者並無異說矣望谿集文淵閣著錄凡八卷提要謂爲門弟子裒集成編大抵隨得隨刊故前後頗不以年月爲詮次又云近時爲八家之文者以苞爲不失舊軌焉葆田自年十六七時學爲古文詞卽篤嗜望谿文初時所讀惟抗希堂本乃望谿門人王兆符程崧二君所編次無卷數蓋卽四庫所收本也續得外集文讀之姚姬傳郎中序謂望谿集乃手自定

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以年歲考之殆未必然最後又得咸豐初戴鈞衡存莊輯刻本則集外文與補遺俱在焉戴氏至是搜羅殆盡矣而其鄉人蘇厚子前序則有韓理堂所編逸集與高密單氏所藏遺稿粹不得見云云戴氏又謂補遺文十有九篇並讀書筆記數十則實得之高密單徵君徵君吾師伯平先生也韓理堂吾鄉先達其所編逸集亦不知今有存本否予以是私心嚮望久矣壯歲以後南北奔馳中更多故而伯平先生已於甲戌春去世欲訪求望谿遺文竟不可得光緒庚子秋予年六十有一以就醫來河南適書賈以商正宋氏

舊藏書數種求售中有鈔本望谿集四冊予叔弟魯階知爲予所夙好用重價購之比予檢對全集則有未刻文三十三篇文內頗具日月並圈點豈王程搜集時未及見耶抑果宗伯自刪之如姚所云耶予因書告濰縣高君翰生將付剞劂以廣其傳高君復書謂高密單氏本今歸伊處內有書大學平天下傳後喪服或問補題韓宗伯家書又聞見錄兄弟之子共文四篇曩者宋晉之庶常嘗以爲戴刻本所遺請並補入予亟覆書索觀而予叔弟以是年辛丑冬歿於任所明年予護喪歸里與高君慇懃接晤亦不暇問此事矣先是予叔弟宰武

陟又嘗於陳恪勤公廟搜得方作碑銘一首石刻完好亦全集所遺則提要所謂望谿雜著古文稿多散失者不其然與今年春高君乃屬其從子茂樅攜元稿至河南予因宋氏本未刻文及陳公廟碑略爲編次命工刻之或謂予不可無一言以詳其顛末噫予生平所遭於倫常多缺憾至其骨肉之艱難則有甚於望谿者老大無成歲月易邁獨以此區區文字思附驥尾以傳其尤不能無慨也望谿宗伯又有尙書集注稿本存伯平先生所先生卒後不知書歸何人予屢訪未得附記於此他日元書若出有能刻而傳之者是又予所深望也夫

青桐軒詩集序

郭君湘帆刻所著青桐軒詩集成以命葆田爲之序葆田與君爲鄉舉同年生君試卷出趙菁衫先生房先生畿東名士有詩文集行世世所稱青草堂主人也是歲爲同治九年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當是時君年方壯氣銳甚其後累上春官不第乃一隱於詩酒先是君之仲兄靖侯以詩學倡其里人刻有滄江等集余閒從同年友柯鳳孫得其詩歎爲近世作者然獨未知君之能詩比近年寓居濰縣時時從君遊君輒出詩稿屬爲校論乃知君淵源所漸得於家庭與師友者深非他人所

及也余素不工詩少時嘗效爲之及見吾友柯鳳孫作
遂輟不復爲君於同年中尤喜稱鳳孫詩嘗手錄同時
諸人作以鳳孫爲壓卷蓋君之所得深矣而其虛懣服
善又如此君詩多近體施之館閣爲最宜不幸不遇於
時故多感時寄懷之作昔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以爲
詩必窮而後工余意初以爲不然及觀近代詩人類皆
憂思感憤自寫其胸中所欲言豈果有不得已者與抑
亦窮而愈工古今人如出一轍與嗟夫以湘帆之才與
學使其得用於朝廷如歐陽子所云作爲詩歌上追
雅頌雖與吾鄉王新城諸公比烈可也顧所傳止此則

亦豈非其不幸與余所見君詩頗多此刻自光緒壬辰
年起則皆五十以後詩蓋君至是始無意於科名矣始
君之先人方伯公爲宣宗朝名臣國史有傳道光
戊戌之官長沙生君湖北鮎魚套舟中故君初名舟之
其字湘帆云

今雨樓詩集後序

紹香觀察刻所著詩若干首曰今雨樓集光緒壬午秋
君季子芳基應順天試以其集貽余而屬爲之序余諾
之而未暇以爲明年夏君至京師與余相聚甚樂也每
相見必以序言余謂古人文不兩序今君是集得□□二君

之詞於義爲已備矣君益以余爲知言其欲得余文甚
堅旣別去復自天津貽余書曰吾他日欲重編所作分
五言古近體爲正集而他體則於外集附焉子儻能爲
我序其意乎蓋君之詩源出漢魏其於唐人則壹以右
丞爲宗故深微澹遠不求異而自工五言其尤善也始
君以名家子分司淮北鹽務暇則讀書講藝託吟詠以
自娛嘗校刻關中大儒李中孚先生漢詩音注以行世
然則讀君詩者亦可以得其宗旨矣昔吾鄉新城王文
簡公起家揚州推官當時稱爲畫了公事夜接詩人厥
後位益尊名亦益重所選三昧集及各種古近體詩至

今爲學者誦習知詩者無異詞焉文簡公尤好獎譽後
進於歷下詩人則數稱王秋史卽詩家所謂王黃葉也
秋史爲成山教授觀察之四世叔祖秋溟先生實從受
詩法故吾邑稱能詩者于氏爲最然君顧不以是自名
而獨遠法漢魏其言曰吾詩風味雖不及古人而規模
則麤具焉又曰吾與季父同學詩季父所刻集於唐喜
學昌黎於宋人七言則極效陸放翁斯二者吾所不逮
至其他則未遑多讓也噫君之自知如此余更何以益
之哉憶余始與君相見在同治己巳庚午閒時君家舊
雨軒已燬於兵所謂今雨樓者尙未落成也歲月易得

人事變遷今忽忽已十有六年追思多可感者及是余因改官將之任宿松道出袁江君留余飲今兩樓中追理前言遂書此以爲序光緒十年甲申正月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往歲葆田客遊大梁與畢節路訪巖善路君由翰林改外今以道員需次河南恆鬱鬱不得志獨喜爲五七言近體詩尤工行楷書每有所作必手書以示余又數稱其師徐漢卿先生曰吾詩法書法皆受自先生非獨得諸庭訓也徐先生諱壽彝一字翰青本名思元道光二十三年優貢生與葆田先人爲鄉貢同年咸同閒先人

宦遊湖北先生官河南知縣葆田往來梁楚閒顧未嘗一拜先生第聞知先生所至有政聲尤喜誘掖後進門下著籍者甚多路君其高第弟子也宣統元年冬余始識先生之孫少笙明府於涉南少笙爲路君之壻少承家學詩文亦具有淵源一日以先生手書詩稿見示曰此先祖遺墨藏諸篋笥久矣行將用新法石印以廣其傳曩見子所爲路君文集序甚有法度今願得一言弁諸簡首葆田辭謝不敏少笙又言曰先祖生平好學書法出入歐褚與永興魯公四家詩學東坡放翁晚年尤好杜工部於國朝則極愛吳梅村卒年五十有三歷

署郊縣長葛登封知縣以廉潔自持歿時家無宿糧衣
衾棺木由典質而後具然平居好施舍親友告貸無不
應三族待以舉火者甚眾其課子弟嚴而有法某少時
聞之諸父兄所述如此葆田曰嗚呼先生之可傳者其
家法政績業已著於人人豈必以詩顯哉余聞歐陽文
忠謂詩必窮而後工先生亦可爲窮於世固宜有所託
以自寫其性情而少筮謹守先世手澤思印行以存其
真則先生之志事又未嘗不可於詩見之先生詩分二
集曰更生吟曰□□草葢此外遺佚亦多矣他日與路
君遇當面質之宣統庚戌仲春謹序

枕雲詩草序

朱君子勤刻其尊甫樨香山房詩鈔成因並刻同邑劉先生枕雲詩草以傳於世復屬余爲序其言曰先生諱晴嵐字雲麓單縣歲貢生工詩善畫與先君交最深晚年以詩稿相託先君命某收存屬他日代爲付梓今敬承先志敢乞一言弁諸簡首葆田曰近日風雅道微而單父一邑何多詩人耶豈先賢鳴琴之化至今獨有餘風耶抑亦有倡必和故得朱劉兩先生同時並興耶余觀枕雲詩草內有輓舅氏鶴儕先生詩自注同受詩法於舅氏又述劉公松嵐贈其舅氏詩句則知其淵源所

從來遠矣又聞先生畫宗倪雲林沈石田今邑人多藏
其蹟皆什襲珍之讀集中題畫諸詩所謂詩中有畫非
與抑考朱先生詩有王孟風韻而劉先生詩則於元白
爲近蓋各寫其性情故氣味不必相同世有知言君子
讀兩家詩當自能辨之

維上詩集序

老友劉君子秀學人也而詩名獨著蓋君自幼卽耽吟
詠旣乃受詩法於膠州柯佩章先生所造益深合漢魏
六朝三唐人詩無不得其精英視宋元以下蔑如也嘗
歷遊燕趙齊魯與當代文人學士相唱和西之晉過名

山大川輒訪漢唐古蹟南遊梁宋渡河洛望嵩華問漢
宋之故都有感於中則託諸詩以抒寫其性情及倦遊
來歸復佐予搜羅鄉邦文獻東至成山故所撰有田園
集有某某集其自序甚詳嗚呼可謂盛矣吾鄉自 國
初王宋田趙諸公以詩學名天下其後有高密三李繼
起別爲宗派君獨不染於習俗而自得詩家正傳故能
名著一時往者曹竹銘中丞主講灤源管士一侍讀督
學山西王爵生侍郎督學河南皆嘗邀君入幕爲襄校
之賓今歲冬王次籤修撰奉 命爲湖北提學使復約
君同作楚遊並擬代刻詩稿余因爲序言卽以贈其行

君非獨善詩也其治經尤深於易得漢學絕傳與宋晉
之柯鳳孫二君講習有年著濼上易學嘗謂參同契與
易理相出入故於象數義理所得并爲精深昔杜少陵
每飯不忘君故詩稱詩史今世事日棘君於陰陽消息
之故既能深燭其機吾願君悉出所學以佐當世治則
可傳者豈獨在詩章哉予將拭目望之矣

陳先生文集後序

右慎節齋集四卷得文若干首吾師宜賓陳先生所撰
著今年平度州牧江陰曹君爲授梓於濟南旣成先生
命郵寄大梁使葆田書其後葆田比年不學而衰如此

惡能敘先生文哉昔姚姬傳郎中稱引懸城周書昌語以爲劉才甫八十壽序其言曰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而因以劉先生與方侍郎並稱由是桐城派之名傳之至今先生爲文不立宗派嘗受古文法於湘鄉曾文正公見先生所自敘凡有所作稱心而言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今集中諸文是也顧生平所作旣多輒隨手散去晚乃裒集成編並家乘筆記分爲內外集今所傳特其十之一二耳葆田以同治庚午鄉試出先生房其時同薦者爲今陝西巡撫曹君方庚寅辛卯閒曹君與葆田同授經歷下值先

生六十有五生辰葆田恭爲壽言曹君書諸冊先生喜甚今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年秋先生壽八十葆田思仿姚郎中爲文以祝竟因才盡學荒不果先生少負盛名與趙樹吉元卿李鴻裔眉生王再咸澤山稱蜀中四傑今三君皆已物故有年獨先生巍然爲魯靈光蜀人之仕於東者咸就而考德問業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曹君序所稱先生居官時與當事書以仁民爲己任計畫周詳非虛諛也自先生解組迄今三十年時事日新世變多故感時興懷一寓之於詩文往年有紀王文敏公遺事葆田曾與商量甚懼蹈昔人妄改前賢文之譏

茲承先生命乃略敘今昔情事與所聞於先生鄉人者
又以志葆田不學之媿其有負於師門者亦多矣

手尙書奏議後序

大司馬厯城毛公之奏議凡若干篇公子稚雲觀察所
編輯曰諫垣存稿曰團練存稿曰撫湘疏稿曰督粵疏
稿觀察使張公旣爲之序矣葆田嘗表公墓敘公居官
大節而特惜公之未竟其用而因益歎 文宗顯皇帝
之聽言納諫知人善任用能不數年閒削平寇亂蔚成
中興之業一時封疆大臣如公之進思盡忠非他人所
能企及使後世不見公文烏知爲主聖臣直千載不易

逢之遭遇哉公由翰林起家改御史轉給事中值粵匪
犯湖南因奏請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 文
宗聽其議咸豐三年 特命公回籍籌辦團練公嘗疏
劾統兵大員玩寇糜帑朝野咸以爲當公與曾文正公
相知最深文正謂公在諫垣所陳皆關係天下安危胡
文忠公見公疏亦謂使任天下事天下之民其有所託
乎及公簡授安襄鄖荆道文忠於薦賢疏內稱其好善
嫉惡秉心公正旋 擢安徽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咸豐
十一年遂有巡撫湖南之 命蓋 文宗之知公者深
矣而公亦力圖報稱所至必統籌全局於鄰省請兵請

餉無不悉索以應又於其閒遣將出師協平寇患收復鄰邑今見於奏議中者詳矣同治二年陞任兩廣總督明平金陵克復論者謂粵匪之平公雖未身歷行閒然規畫贊助公實與有力焉左文襄之初出也公疏稱其識略過人材力不在曾胡二公之下畀以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又嘗奏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皆能實力講求故所得人才爲多蓋公之言其大者如此當是時疆臣皆以將才爲重公獨疏謂得名將不過收戰陣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故於督粵時嘗劾罷巡撫及布政使之不職者公論事不避嫌怨

朝廷每有諮訪無不詳晰條陳遇事有不可則必力爭
弗止以是受 聖主知遇而亦不能無見忌於同時諸
臣金陵既復南方大定公念江浙餘匪未靖因疏言江
西南路與閩粵交界無防兵請 敕曾國藩等籌守南
贛與籌防粵匪初犯湖北一疏規畫相似其慮事精詳
如此乃未幾以小眚去官而賢如曾文正諸公亦莫能
保薦其復出此世所同聲歎惜者也始公在翰林時不
逐時趨無聲色之好生平雖不講學然必致慎於幽獨
服官日久人或誣讎之言公一不介懷曰吾處心行
事可質天地鬼神何憂人言公奏議獨出手裁不假幕

僚手其在兩粵有與巡撫會奏者今或見他人集中皆
非事實至公所保薦文武人才具詳陸君心源所撰神
道碑與葆田表墓文內而原疏或不盡傳則稚雲觀察
尙擬爲續輯補刻云曾子固范貫之奏議序云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
回感慕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
德於無窮也葆田序公奏議獨有感於 文宗顯皇帝
之知人善任與公之進思盡忠嗚乎豈非其遭遇有時

與

校經室文集卷一